

# 《龙凤帕》【头本】

## 主要角色

陆允忠：老生

陆凤阳：武生

庞文仲：净

## 情节

宋神宗出兵助金战败辽国，迫使两国和好。事后，因宋神宗昏庸无道，奸臣庞文仲得宠，弄权作恶，朝纲日乱。太师陆允忠恐有不测，遣子陆凤阳还乡避祸。陆凤阳受了了明和尚教导，学得全身武艺，十二年后，重返京师。途中，陆凤阳往访妹丈高永。高永见陆凤阳面带杀机，恐有大祸，坚留勿行。陆凤阳不听，路遇庞文仲之子庞云豹强买王文之女，因抱不平，将庞文豹杀死。庞文仲闻讯，诬奏陆允忠纵子行凶，宋神宗将此案交开封府尹包贵审理。包贵明知庞云豹被杀，乃罪有应得，惟因王文父女已被陆凤阳放走，苦无对证，难为辩护。为保忠良之后，包贵不畏权贵，暗将陆凤阳放走，并上朝为陆凤阳申辩。庞文仲责包贵蓄意偏袒，欲殴之。陆允忠与之争辩，宋神宗大怒，下令将陆允忠与包贵斩首。陆、庞均为皇亲，陆妃、庞妃得报，匆忙赶来。代父说理，大闹金殿。

##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二十二集：产保福、李瑞来藏本整理

### 【第一场】

(四龙套、四辽兵、四辽将引弥魅同上。)

弥魅 (醉花阴) 盖世英雄逞威风，  
仗兵丁征服也那西东。  
只为着将士勇，  
皆因是教练之功，  
才得个英锐锋。

(弥魅切断亮相。)

弥魅 (念) 大地山河牧牛羊，以水为家作营房。近吞远征无人挡，杀劫任意在孤王。  
(白) 孤，西辽弥魅，执掌辽邦。化外小国惧怕孤家，唯有金邦，兵强将勇，不听孤王调遣，我必须将它征服，方能做北番的首领。  
来，大元帅进见。

呼丕拉 (内白) 来也!

(呼丕拉上。)

呼丕拉 (醉花阴) 也不待整容装忙进帐中。  
(白) 参见狼主。

弥魅 (白) 罢了。

呼丕拉 (白) 宣未将进帐，有何差遣?

弥魅 (白) 命你带领雄兵一队，去见金邦乌骨达，叫他献上牛羊五千只。如若不然，定要将他扫灭。

呼丕拉 (白) 得令!  
巴图鲁，随某去者。

(【吹打】。)

呼丕拉 (醉花阴) 耳听得喇叭声宏，  
大将军八面威风。

(众人同下。)

### 【第二场】

(哈达福密上。)

哈达福密 (念) 大国兴兵到，弱邦心胆寒。

(白) 本帅，哈达福密。只因辽邦元帅要见我国狼主，为此前来禀事。  
 有请狼主！

(四金兵、四金将引乌骨达同上。)

乌骨达 (白) 大元帅见孤何事？

哈达福密 (白) 今有大辽国元帅呼丕拉来见狼主。

乌骨达 (白) 孤与辽邦并无来往，他到此作甚？

哈达福密 (白) 辽邦正在强盛之时，狼主不可怠慢，请他相见，再做道理。

乌骨达 (白) 有请！

(呼丕拉上。)

乌骨达 (白) 元帅请坐。

呼丕拉 (白) 住了。想我到此，乃是客位，你应当下位迎接，这样大模大样，分明无理！

乌骨达 (白) 元帅，我与你国虽无来往，也有邦交，孤乃是一国狼主，怎能迎接于你？

呼丕拉 (白) 住了。我辽邦乃是大国，有的是勇兵强将，把你们这些软弱小国，怎放在眼内？我国狼主命我前来与你送信，叫你贡献我国牛羊五千只，你若无有，就叫你疆场较量！

乌骨达 (白) 大元帅不必动怒，你且回去，孤家设法，必然贡献。

呼丕拉 (白) 好吓！识时务早早献上，如若不然，定讨无趣。  
 巴图鲁，带马伺候！

(呼丕拉下。)

乌骨达 (白) 元帅，辽邦这样欺我，必要与他战过胜负。

哈达福密 (白) 且慢，我等若与辽邦开战，一定大败，为臣有计在此。

乌骨达 (白) 有何妙计？

哈达福密 (白) 狼主备下礼物，待为臣去求宋朝权贵，请宋朝发兵搭救我国，必然一战成功。

乌骨达 (白) 元帅此计甚妙，明日就请元帅动身便了。

(众人同下。)

## 【第三场】

(庞文仲上。)

庞文仲 (念) 满朝文武将相，谁敌权贵椒房。

(庞云龙、庞云虎同上。)

庞云龙 (念) 我父当朝国丈，

庞云虎 (念) 妹子西宫娘娘。

庞云龙、  
 庞云虎 (同白) 参见爹爹。

庞文仲 (白) 罢了，你兄弟往哪里去了？

庞云龙 (白) 三弟往郊外射鹿，未曾回来。

庞云虎 (白) 我二人来给你老人家道喜。

庞文仲 (白) 为父喜从何来？

庞云虎 (白) 如今大金邦元帅哈达福密前来求见你老人家，要请宋军灭辽，此事若成，岂不是又发一注大财，这不是一件喜事么？

庞文仲 (白) 话虽如此，若应允借兵，必要送掉许多的兵将。

庞云虎 (白) 只要我们发财，死多少兵将，那倒是小事。

庞文仲 (白) 金邦元帅现在何处？

庞云龙 (白) 外书房等候。

庞文仲 (白) 请来相见。

庞云龙 (白) 有请金邦大元帅。

(金兵抬礼引哈达福密同上。)

哈达福密 (念) 未朝宋天子，先投权贵门。

(白) 参见太师。

庞文仲 (白) 大元帅请坐。

哈达福密 (白) 太师在此，我是不敢坐。

庞文仲 (白) 有话叙谈，不必客气。

哈达福密 (白) 谢坐。  
 庞文仲 (白) 元帅是金人，所讲的言语，与我等一样，令人佩服。  
 哈达福密 (白) 太师爷夸奖了。  
 庞文仲 (白) 元帅到我国，有何贵干？  
 哈达福密 (白) 敝国狼主闻得太师爷德照四方，特令末将来献一点礼物，望太师爷笑纳。  
 (庞文仲看。)  
 庞文仲 (白) 这样的宝物，实在罕有，快收起来。  
 (金兵下。)  
 庞文仲 (白) 你家狼主这样的厚意，老夫无恩可报，元帅有何意见，老夫定然相助。  
 哈达福密 (白) 多谢了。如今辽邦欺我国兵微将寡，特来宋朝借兵，望太师爷转奏大宋皇帝，退了辽兵，必有厚报。  
 庞文仲 (白) 云龙请大元帅就在外书房歇息，待老夫奏与万岁。云龙备宴与元帅接风。请。  
 (众人同下。)

## 【第四场】

(四朝官同上。)  
 四朝官 (同念) 大事须商议，朝廷论军机。  
 (同白) 众位请了。  
 朝官甲 (白) 闻得金邦差遣哈达福密，到我国借兵，少时必有商议。  
 三朝官 (同白) 等候陆、庞二位太师到来，共同商议罢了。  
 (【牌子】。八龙套引庞文仲、陆允忠同上。)  
 四朝官 (同白) 二位太师来了，请坐。  
 庞文仲、  
 陆允忠 (同白) 众位大人少礼，请坐。  
 庞文仲 (白) 陆太师，金邦大元帅前来借兵，与辽邦开战，永与我国和好，利益甚大，少时万岁升殿，望陆太师一同启奏。  
 陆允忠 (白) 依老夫看来，万万不可借兵。那金邦如若战败，有损天朝体面，如若得胜，又不能开疆扩土。回复来人，才是道理。  
 庞文仲 (白) 借与不借权在万岁，陆太师何必以教训属下的言词来待我？  
 陆允忠 (白) 你若不问，我何必多事？既承下问，老夫悉心论理，至诚言讲。你见识不明，反来怪人，真正无理。  
 四朝官 (同白) 二位太师皆是栋梁，各有意见，陛下升殿，再作议论便了。  
 四朝官、  
 庞文仲、  
 陆允忠 (同白) 请！  
 (【吹打】，幕开。四太监、二大太监引宋神宗同上。)  
 四朝官、  
 庞文仲、  
 陆允忠 (同白) 臣等见驾，吾皇万岁！  
 宋神宗 (白) 众卿平身。  
 四朝官、  
 庞文仲、  
 陆允忠 (同白) 万万岁！  
 宋神宗 (白) 众卿朝见已毕，有本早奏，无本退班。  
 庞文仲 (白) 臣庞文仲有本启奏。  
 宋神宗 (白) 奏来。  
 庞文仲 (白) 启奏陛下：今有金邦，因辽邦仗势欺压，金人差遣使臣哈达福密至我朝借兵求救。望陛下酌量，派兵布德邻邦，以显天朝国威。  
 宋神宗 (白) 众卿，庞太师启奏借兵一事，意下如何？  
 陆允忠 (白) 启奏陛下：此事断断不可。  
 宋神宗 (白) 怎见得？  
 陆允忠 (白) 我国边界，与金邦邻近，与辽邦甚远，若助金灭辽，日后金邦强盛，定是我国

的大患，望陛下圣裁。

庞文仲（白） 陆太师此言差矣。金邦虽是邻近，我国若是见难不救，大辽若得金邦，方是中原后患，万岁详察。若陆太师年老不愿带病，可另请派别将。

陆允忠（白） 真真岂有此理！  
（唱） 为臣当报国家岂有二念，  
你不该在驾前信口胡言。

（白） 陛下，借兵行止，俱在圣意，若圣上肯借兵与金，为臣情愿挂帅。

宋神宗（白） 二位太师意见不同，皆是为国。除暴安良，乃朕本意，宣金邦使臣上殿。

二大太监（同白） 金邦使臣上殿呐！

哈达福密（内白） 领旨！  
（哈达福密上。）

哈达福密（念） 太平盛世地，衣冠礼仪邦。  
（白） 参见大宋皇帝。

宋神宗（白） 平身。孤听庞太师奏到，你国被辽邦所欺，孤王体上天好生之心，发兵搭救你邦，宣喻你国狼主，莫忘天朝盛德。

哈达福密（白） 多谢大邦皇帝，未知几时发兵？

宋神宗（白） 你先回国送信，天朝兵将随后就到。

哈达福密（白） 多谢大邦皇帝。  
（哈达福密下。）

宋神宗（白） 陆太师此番挂帅，必须一战成功，待化外之人，要恩威并重，好显天朝威武，领旨下殿，退班。

陆允忠（白） 为臣领旨。  
（众人同下。）

## 【第五场】

（四金兵、四金将引乌骨达同上。）

乌骨达（唱） 福密借兵到天朝，  
路途之上受苦劳。  
吉凶二字难知晓，  
宋不借兵难灭了。

（哈达福密上。）

哈达福密（唱） 宋朝天子真有道，  
文武忠勇智谋高。

（白）

参见狼主。

乌骨达（白） 元帅少礼，请坐。

哈达福密（白） 谢坐。

乌骨达（白） 借兵一事如何？

哈达福密（白） 宋天子应允借兵，亦是庞太师之力，叫我先来与狼主送信。

乌骨达（白） 好哇！宋朝肯发兵相助，何惧辽邦？打探宋兵几时来到，预备迎接便了。

（众人同下。）

## 【第六场】

（四龙套引高永、郑标、呼延庆、狄龙、杨文广同上。）

高永、  
郑标、  
狄龙、  
呼延庆、  
杨文广（同唱） 只见那崔巍高峰接云霄，  
仰视穹隆纵也么横。  
只觉得赫赫葱葱，  
只为着王事勤劳尽鞠躬。

高永 (白) 高永。  
 郑标 (白) 郑标。  
 狄龙 (白) 狄龙。  
 呼延庆 (白) 呼延庆。  
 杨文广 (白) 杨文广。  
 高永 (白) 众位将军请了。  
 郑标、  
 狄龙、  
 呼延庆、  
 杨文广 (同白) 请了。  
 高永 (白) 今有陆太师挂帅，调我等助金灭辽，理当早到帐下伺候。  
 高永、  
 郑标、  
 狄龙、  
 呼延庆、  
 杨文广 (同唱) 看一队队兵强将勇，  
 一个个抖擞威风。  
 (众人同下。四龙套、大刀手、中军引陆允忠同上。)  
 陆允忠 (唱) 脱去征衣二十年，  
 光阴似箭两鬓斑。  
 今日磨刀也劳马，  
 一片忠心可对天。  
 (白) 老夫陆允忠，奉了圣旨，助金灭辽。  
 左右，传五路藩王。  
 (高永、郑标、狄龙、呼延庆、杨文广同上。)  
 高永、  
 郑标、  
 狄龙、  
 呼延庆、  
 杨文广 (同白) 参见太师。  
 陆允忠 (白) 众位王爷免礼。我等奉主之命，助金灭辽，必须奋勇当先，以显天朝国威。老夫年迈，全仗众位。  
 高永、  
 郑标、  
 狄龙、  
 呼延庆、  
 杨文广 (同白) 太师虎威，名震中外，何况小小辽邦。我等既在帐下，当听差遣。  
 陆允忠 (白) 全仗大家齐心协力。众将官，起兵前往。  
 (【牌子】。众人同下。)

## 【第七场】

(四辽兵、四辽将引弥彪同上。)

弥彪 (唱) 金邦不肯把贡献，  
 怒恼孤家胆包天。  
 定要灭金称我愿，  
 走哇。  
 呼丕拉 (内白)  
 (呼丕拉上。)  
 呼丕拉 (唱) 金邦小儿胆包天。  
 敢与我国来交战，  
 (白) 狼主！  
 (唱) 金兵不灭心不甘。  
 (白) 狼主，恼恨金邦，向宋朝借来兵将，要与我国开战！

弥彪 (白) 好一个大胆乌骨达，敢藐视孤家。须把宋军杀败，他方晓得孤家的厉害。大元帅点齐人马，与宋军对敌。

(众人同下。)

### 【第八场】

(四金兵、四金将引乌骨达同上。)

乌骨达 (唱) 每日里恨辽邦常把牙咬，  
拿住了那弥彪万副千刀。

(哈达福密上。)

哈达福密 (白) 天朝兵到！

乌骨达 (白) 列队相迎。

(众人同下。陆允忠、高永、郑标、狄龙、呼延庆、杨文广、八龙套、大刀手、中军同上，乌骨达、哈达福密、四金兵、四金将同上，相见。)

乌骨达 (白) 小王迎接天朝太师。

陆允忠 (白) 老夫奉命来解围，何必亲自迎接？

乌骨达 (白) 天朝兵将，为了金邦，不辞劳苦，孤家应当亲自迎接，以尽地主之谊。

陆允忠 (白) 大元帅，你可晓得辽兵的动向？

哈达福密 (白) 打听辽兵派遣兵将与我两国对敌。

陆允忠 (白) 如此就命大元帅带领金兵与敌人交战，许败不许胜，将盔甲器械丢弃，老夫自有妙计破敌。

哈达福密 (白) 得令！

(哈达福密引四金兵、四金将同下。)

陆允忠 (白) 五位王爷听令！命你等各带本部人马，埋伏要路，候辽军到来，抢了物件，辽军必乱，然后奋勇杀去，必然大胜！

高永、

郑标、

狄龙、

呼延庆、

杨文广 (同白) 得令！

(高永、郑标、狄龙、呼延庆、杨文广同下。)

乌骨达 (白) 小王还未犒赏三军，就要劳动征杀，其心何忍？

陆允忠 (白) 兵贵神速，怎误时刻？得胜回来，再领犒赏。

众将官！起兵前往。

(众人同下。)

### 【第九场】

(呼丕拉、四辽兵、四辽将同上，哈达福密、四金兵、四金将同上，开打，哈达福密、四金兵、四金将同败下，呼丕拉、四辽兵、四辽将同追下。)

### 【第十场】

(四龙套、高永、郑标、狄龙、呼延庆、杨文广同上，呼丕拉、四辽兵、四辽将同上，哈达福密、四金兵、四金将同上，连三场。陆允忠上，开打，擒呼丕拉下。)

### 【第十一场】

(乌骨达上。)

乌骨达 (念) 遍地金鼓响，只望凯歌回。

(陆允忠、四龙套、高永、郑标、狄龙、呼延庆、杨文广同上，哈达福密、四金兵、四金将押呼丕拉同上。)

陆允忠 (白) 狼主，老夫一战杀退辽兵，擒来呼丕拉在此。

乌骨达 (白) 呼丕拉！先前猖狂，今日也被擒拿。来，推出斩了！

陆允忠 (白) 且慢，我有话讲。  
呼丕拉 (白) 呼丕拉，老夫有心将你放回，你可能保辽金和好？  
陆允忠 (白) 若能饶命，必然劝我国狼主与金邦和好。  
陆允忠 (白) 待老夫与你松绑。相劝你主，免动刀兵，千万记下了。  
(唱) 但愿两国免交战，  
军民和好永平安。  
呼丕拉 (唱) 太师待我恩非浅，  
一言之下命保全。  
(呼丕拉下。)  
陆允忠 (白) 打了得胜仗，班师回朝。  
乌骨达 (白) 且慢，天朝将帅，救了我邦，此恩难报，请太师暂住几日，孤家犒赏三军，略献一点恭敬之意。  
陆允忠 (白) 如此三日后回兵。  
(众人同下。)

## 【第十二场】

(宫女、太监引庞妃同上。)  
庞妃 (唱) 自幼儿在府中娇生养惯，  
进宫来伴君王福分齐天。  
生太子久后来江山掌管，  
万岁爷多宠爱暮乐朝欢。  
(庞文仲上。)  
庞文仲 (唱) 仗天威胜辽邦番邦丧胆，  
可见得老夫我智谋双全。  
(白) 老臣参见娘娘。  
庞妃 (白) 爹爹平身，请坐。  
庞文仲 (白) 谢坐。  
庞妃 (白) 爹爹进宫，为了何事？  
庞文仲 (白) 今有陆允忠等得胜还朝，特来启奏万岁。  
庞妃 (白) 待孩儿请出圣驾。  
小妃有请圣驾！  
(四太监、大太监引宋神宗同上。)  
宋神宗 (唱) 为皇帝理应当勤劳政见，  
除强暴安良善减税免捐。  
(白) 梓童何事？  
庞妃 (白) 太师请见。  
庞文仲 (白) 老臣见驾，吾皇万岁。  
宋神宗 (白) 平身。  
庞文仲 (白) 启奏陛下：五藩王与陆允忠平服辽邦，宫外伺候。  
宋神宗 (白) 本当金殿昭见，他等俱是皇亲藩王，宣召进宫。  
高永、  
郑标、  
狄龙、  
呼延庆、  
杨文广、  
陆允忠 (内同白) 领旨！  
(高永、郑标、狄龙、呼延庆、陆允忠同上。)  
陆允忠 (念) 为臣鞠躬尽瘁，  
高永、  
郑标、  
狄龙、  
呼延庆、

杨文广 (同念) 见君舞蹈扬尘。  
高永、  
郑标、  
狄龙、  
呼延庆、  
杨文广、  
陆允忠 (同白) 臣等见驾，吾皇万岁，娘娘千岁！  
宋神宗、  
庞妃 (同白) 平身。  
宋神宗 (白) 太师与众位王兄，受了辛苦，大显国威，其功非小，未知辽邦怎样平服？  
陆允忠 (白) 陛下容奏：  
(唱) 臣派金兵为前站，  
天兵埋伏在两边。  
丢盔卸甲将贼骗，  
一战成功奏凯还。  
宋神宗 (唱) 太师威名振四远，  
旗开得胜凯歌欢。  
明日准备庆功宴，  
五位皇兄回本蕃。  
郑标、  
呼延庆 (同唱) 国家升平免征战，  
(郑标、呼延庆同下。)  
高永、  
狄龙、  
杨文广 (同唱) 刀枪入库马放山。  
(高永、狄龙、杨文广同下。)  
宋神宗 (唱) 太师歇息免朝见，  
文仲功劳在你先。  
赏俸一年加恩典，  
允忠赏食俸半年。  
庞文仲 (唱) 为臣谢恩出宫院，  
(庞文仲下。)  
陆允忠 (唱) 偏爱不明种祸端。  
(陆允忠下。)  
庞妃 (唱) 小妃安排庆功宴，  
宋神宗 (唱) 爱妃敬酒孤喜欢。  
(宋神宗、庞妃同下。)

## 【第十三场】

(陆凤阳上。)  
陆凤阳 (引子) 国戚皇亲，雨露恩，世代簪缨。  
(念) 十年寒窗守青灯，九载遨游读经纶。若遇名师传兵法，文武双全方趁心。  
(白) 俺：陆凤阳，我父陆允忠，宋室驾前为臣。前者奉命带领雄兵，助金灭辽，至今未见家报，不知胜负如何也。  
(唱) 自幼儿读诗书家规束管，  
用功课并不敢半日得闲。  
我的父征辽邦未曾回转，  
年迈人到战场我心不安。  
(陆安上。)  
陆安 (白) 太师爷回来了。  
陆凤阳 (白) 快快与我迎接便了。  
(四龙套引陆允忠同上。)

陆允忠 (唱) 但愿得从此后海清河晏，  
免生灵受涂炭百姓不安。

陆凤阳 (白) 孩儿参见爹爹。

陆允忠 (白) 罢了。为父在路上思想，要命你回转杭州家乡奉母，我儿意下如何？

陆凤阳 (白) 孩儿不肖，常听父训，不敢违背，有何得罪之处？望爹爹示下。

陆允忠 (白) 咳！儿啊，为父也知道你谨守家规，不敢妄为。只因那庞文仲父子仗天子宠爱，常常胡作非为，今日圣上讲说平辽的功劳，乃是庞文仲提议发兵，功在父上，可见得万岁有了偏心。为父为国事烦心，故叫我儿回家奉母。

陆凤阳 (白) 如此孩儿遵命，明日启程便了。

陆允忠 (白) 回得家去，勤读诗书，莫荒功课，牢牢记下。

(陆允忠、陆凤阳同下。)

## 【第十四场】

(了明上。)

了明 (念) 炉火丹青多奥妙，工夫不到枉徒劳。

(白) 贫僧：了明。自幼朝名山，拜五岳，遇异人传授内功外功，并能知过去未来。今有陆允忠之子陆凤阳与我有缘，当教他全身武艺，日后好保名主。凤阳已然到杭，不免前去寻访。

(唱) 凤阳待亲甚孝道，  
下山寻访走一遭。

(了明下。)

## 【第十五场】

(二丫鬟引陆夫人同上。)

陆夫人 (唱) 我陆家朝中皇恩甚厚，  
长女儿配高永藩外君侯。  
次女儿掌昭阳三宫之首，  
皇家亲受诰封荣耀门楼。

(陆安引陆凤阳同上。)

陆凤阳 (唱) 武陵地果然是山清水秀，  
天然造美画图到此忘忧。

(白) 母亲，孩儿回来了。

陆夫人 (白) 哎呀儿呀！

(唱) 这几年未见儿因何消瘦？  
从今后在家内免我忧愁。

陆凤阳 (白) 孩儿久离膝下，未曾尽孝，母亲莫怪。

陆夫人 (白) 岂能怪你。

陆安 (白) 参见太夫人。

陆夫人 (白) 免。

(陆安下。)

陆夫人 (白) 儿啊，你父怎样命你回家？

陆凤阳 (白) 我父征辽回朝，见庞家势力甚大，朝中是非难辩，故命孩儿回家奉母。

陆夫人 (白) 从此以后，儿就不必京都去了。

(了明上。)

了明 (唱) 与凤阳有前缘我已算就，  
离却了天竺山弟子来收。

(白) 结缘结缘结善缘，南无阿弥陀佛。

陆凤阳 (白) 这是做什么的，待孩儿去看。  
做什么的？

了明 (白) 化缘。

陆凤阳 (白) 化什么缘？

了明 (白) 化的慈缘善缘，还有人缘。  
 陆凤阳 (白) 这人有什么缘？  
 了明 (念) 有缘方相见，不见不识缘。有缘见了面，志愿必完全。  
 陆凤阳 (白) 我与师父有缘么？  
 了明 (白) 若无有，我就不来寻你。  
 陆凤阳 (白) 我的心愿，你可晓得？你可能完成我的心愿？  
 了明 (白) 你的心愿，无非是要弃文从武。  
 陆凤阳 (白) 师父果然高明，请问师父上下，在何处仙山修炼？  
 了明 (念) 修炼无人见，暂居天竺山。了明明难了，包你武艺全。  
 陆凤阳 (白) 师父既然保弟子学会武艺，是随师上山，还是在我家居住？  
 了明 (白) 若随我去，你母必然担忧，你家花园幽雅清静，可以练武。  
 陆凤阳 (白) 师父暂等一时，弟子禀过家母。  
 母亲，孩儿遇一高僧，要拜他为师，学习武艺。  
 陆夫人 (白) 不准你出外。家中习武，倒也使得。  
 陆凤阳 (白) 孩儿遵命。  
 (陆夫人下。)  
 陆凤阳 (白) 师父请到后花园。  
 了明、  
 陆凤阳 (同白) 正是：  
 了明 (念) 收起笔与砚，  
 陆凤阳 (念) 舞动枪和刀。  
 (陆凤阳、了明同下。)

## 【第十六场】

(王翠云上。)  
 王翠云 (二黄散板) 到京都寻叔父机缘不遇，  
 老爹爹在店房又染时疾。  
 (白) 奴家王翠云，湖广人氏。爹爹王文，带奴来到京都，寻找叔父不遇，染病店房，  
 又无有盘费还乡。因我自幼跟随爹爹学会写字画画，使命店家去买纸张，不  
 免画几张图画，卖些银钱，好与爹爹养病吓！  
 (王翠云哭。)  
 王翠云 (唱) 在店中遇灾难无人周济，  
 父年迈女无能好不惨凄。  
 (店家上。)  
 店家 (白) 姑娘，纸买来了。  
 王翠云 (白) 多谢店家。  
 (店家下。)  
 王翠云 (白) 趁我父睡着，待我画画便了。  
 (唱) 自幼儿学字画如同儿戏，  
 并非是显文才自以为奇。  
 叹我父家运败无儿有女，  
 老娘亲抛掌珠一命归西。  
 为女儿没有母失了靠倚，  
 (王文上。)  
 王文 (唱) 我女儿有闲心画笔来提。  
 (白) 儿啊，你还有心肠画画么？  
 王翠云 (白) 儿想店中无事，画几张画，卖几个钱，也好度日。  
 王文 (白) 瞎！分明是你见为父有病，要卖画与我做医药之费，真正孝道，待为父替画一  
 张罢。  
 (王文哭。)  
 王文 (唱) 强振精神运彩笔，  
 虚汗直流喘吁吁。

王翠云 (白) 好了好了，爹爹歇息歇息罢，还有几笔，待女儿填起，我们明天就去卖罢。  
 王文 (白) 唉！只好如此啊。  
 (王翠云搀王文同下。)

## 【第十七场】

(了明上。)  
 了明 (唱) 凤阳武艺俱学会，  
 后来可以保紫微。  
 (陆凤阳上。)  
 陆凤阳 (唱) 这三年苦功夫分出外内，  
 也不枉了明师一番栽培。  
 (白) 参见师父。  
 了明 (白) 罢了，坐下，我正要等你讲话，因为我的武艺你俱都学会了，为师要回山去了。  
 陆凤阳 (白) 我师徒一场，相聚三年，情如父子，如今师父回山，叫徒儿怎生舍得？  
 了明 (白) 我教你的武艺，皆日后有用，若是一处同居，你的武艺就无用处了。你还有一番事业未做，只管随时随运而去，后来自有相会之期。为师要去了。  
 陆凤阳 (白) 师父既然要去，待徒儿置办素斋，再做几件衣服，孝敬师父。  
 了明 (白) 人生聚会无常，来时也无有请我，去时你何必送我？有缘则聚，无缘则散，一切皆空，何必留念；好好做你的事情去罢，为师去了。  
 (唱) 且留余缘图后回，  
 顺时而行切莫违。  
 (了明下。)  
 陆凤阳 (唱) 听师父这言语大有滋味，  
 我须要烈轰轰做上一回。  
 (白) 且住，师父言道：我学武艺日后有用，想我在家住了三载，实在闷倦，不免禀明母亲，京都探父便了。  
 (唱) 在家中生闷倦减去英锐，  
 (白) 有请母亲！  
 (陆夫人上。)  
 陆夫人 (唱) 儿师父因何故天竺山归？  
 (白) 你师父归山，莫非我儿慢待？  
 陆凤阳 (白) 非也。因儿武艺学会，师父算就，孩儿应当离家，故而禀明母亲，儿要到京都探父。  
 陆夫人 (白) 既然师父吩咐，断无差错。此次去京都，顺便到金斗关，看望儿姐丈与姐姐，嘱咐他们，常常寄信，免得为娘挂念。为娘派四名家将，在路上跟随与你。  
 陆凤阳 (白) 如今儿会了武艺，要这些家将何用？只带陆安即可，如今他也会了本领。母亲放心，万无一失。  
 (陆安上。)  
 陆夫人 (白) 如此陆安与你公子收拾行李，明日启程便了。  
 (陆凤阳、陆夫人、陆安同下。)

## 【第十八场】

(四龙套、中军引高永同上。)  
 高永 (唱) 深受皇恩兵权掌，  
 全仗威名震四方。  
 鸡犬无惊太平象，  
 军民同乐享安康。  
 (陆安上。)  
 陆安 (念) 随公子习就武艺，与君王再立功勋。  
 (白) 哪位听事？  
 中军 (白) 何事？

陆安 (白) 烦劳通禀东平王：陆太师家人陆安求见。  
 中军 (白) 启禀王爷：王妃家内管家陆安求见。  
 高永 (白) 唤他进来。  
 中军 (白) 陆管家，王爷传。  
 陆安 (白) 王爷在上，小人陆安叩头。  
 高永 (白) 罢了，起来。你是由杭州而来，还是由京都而来？  
 陆安 (白) 小人由杭州随同我家公子前来，探望王爷与夫人的安好。  
 高永 (白) 公子现在何处？  
 陆安 (白) 头门内等候。  
 高永 (白) 动乐有请。  
 (〔吹打〕。陆凤阳上。)  
 陆凤阳 (白) 姐夫。  
 高永 (白) 贤弟，岳母可好？  
 陆凤阳 (白) 托姐夫洪福，老人家倒也康健。  
 高永 (白) 岳父一向可有书信回杭？  
 陆凤阳 (白) 因无家报，才命小弟进京探望。  
 (高永看陆凤阳。)  
 高永 (白) 内弟三载未见，你的身体魁伟了。  
 陆凤阳 (白) 不瞒姐夫，小弟拜了高僧了明为师，也学了一点武艺。  
 高永 (白) 看你的行动，我已知道你有了内功，将门之子，必能传续家风。哦吓，你几时进京？  
 陆凤阳 (白) 看了姐夫姐姐，就动身了。  
 高永 (白) 我还有话慢慢对你言讲，今日我的事忙，不能陪你。  
 中军，把舅老爷送到内厅去吧。  
 (中军领陆安、陆凤阳同下。)  
 高永 (白) 且住，我观凤阳眉宇之间生出一股杀气。在这百日之中，定要打伤人命，还有大祸临身。有了，我不免把他苦留在此，居住四月，此祸可免。  
 左右，舅老爷要见我，总说我公事匆忙，不得会客。大家小心，莫放他走出王府，记下了。

(众人同下。)

### 【第十九场】

(丫鬟引陆王妃同上。)  
 陆王妃 (唱) 我陆家男与女身受贵显，  
 女贵人受官诰男掌大权。  
 虽然是汗马功也沾恩典，  
 愿宋家永传留一统万年。  
 (中军上，击点。)  
 丫鬟 (白) 何人击点？  
 中军 (白) 奉王爷之命，带领舅老爷参见王妃。  
 丫鬟 (白) 舅老爷来参见王妃。  
 陆王妃 (白) 兄弟来了，快快有请。  
 丫鬟 (白) 有请！  
 (陆凤阳上。)  
 陆凤阳 (唱) 适才间见姐夫因何冷淡？  
 还未曾叙礼仪心腹来谈。  
 (中军下。)  
 陆王妃 (白) 兄弟来了。  
 陆凤阳 (白) 姐姐吓！  
 (唱) 老娘亲时常地把你挂念，  
 总有心接你去看湖游山。  
 陆王妃 (唱) 实应当在膝下慈严陪伴，

怎奈我掌麟章难离此间。  
 (白) 兄弟一路辛苦，请坐叙话。  
 陆凤阳 (白) 谢姐姐。  
 陆王妃 (白) 适才听你姐丈言讲，爹爹还在朝居官，据我想来，告老还乡，散淡绿水三山之间，以娱晚景，有何不可。  
 陆凤阳 (白) 小弟此番进京，必要相劝爹爹，以完返归林园的心愿。姐丈事忙，小弟也不敢打搅，明后日弟就要启程了。  
 陆王妃 (白) 兄弟何出此言？我姐弟几载未见，理应当畅谈家务，况且你姐丈正在太平无事之秋，亦可陪你玩耍。  
 陆凤阳 (白) 姐姐固然如此言讲，奈我姐丈见我之时，并无一点亲热，面带冷淡，哪里还能伴我玩耍？  
 陆王妃 (白) 不见得，你姐丈常对我言讲，盼望你到此，郎舅聚会，哪有冷淡的道理？兄弟不必误会。把酒宴摆在堂内。愚姐陪伴兄弟饮酒，俟你姐丈回来，大家畅谈便了。  
 (唱) 左右，备酒！  
 陆凤阳 (唱) 骨肉亲喜今朝团圆见面，  
 只恐怕我姐丈另有心田。  
 (陆凤阳、陆王妃同下。)

## 【第二十场】

(庞云豹上。)  
 庞云豹 (念) 身为皇亲国舅，天生最喜风流。倾国美色细追求，总要趁心到手。  
 (四教师、院子同上。)  
 庞云豹 (白) 俺：庞云豹。父为太师，生我弟兄三人，某家无心功名，最爱玩耍，每日舞刀打拳，晚来酒色消遣，这两日在家中闷倦，不免出城玩耍一回。  
 众教师，随我城外驰马去者！  
 (唱) 富贵命中已造就，  
 天缘有份何必求。  
 小人无福难消受，  
 观花饮酒可消愁。  
 (众人同下。)

## 【第二十一场】

(〔慢长锤〕。陆凤阳上。)  
 陆凤阳 (唱) 两次三番我要走，  
 姐丈相劝把我留。  
 几番探问说不透，  
 难解就是什么根由？  
 (白) 嗟！是我来到金斗关，住了许多日子，每日见了姐丈，他也不与我谈心说话，也不叫我走，实在令人发闷。今日我定要对姐姐说明，一定要去了。  
 有请姐姐！  
 (丫鬟引陆王妃同上。)  
 陆王妃 (唱) 见弟思母双眉皱，  
 人生不幸是女流。  
 陆凤阳 (白) 姐姐，小弟我已然嘱咐陆安，预备今日启程。  
 陆王妃 (白) 兄弟不可这样性急，你姐丈的意思，要叫你在多住几月，方许你进京。  
 陆凤阳 (白) 小弟每日在这王府之内，又不叫我出去玩耍，再若强迫于我，只怕小弟就要生病了。  
 陆王妃 (白) 听兄弟言词，愚姐也不敢强留，须要禀明你姐丈。  
 有请王爷！  
 (中军引高永同上。)

- 高永 (唱) 用心机为的是凤阳不走，  
我算他百日内祸难临头。
- (白)  
夫人唤我何事？
- 陆王妃 (白) 王爷，兄弟在此闷倦，今日他要动身进京去了。
- 高永 (白) 内弟莫要心急，过几天我还有要紧的话对你言讲。
- 陆凤阳 (白) 噫！姐丈，总说有话，今日也不讲，明日也不讲，你分明与我戏耍，今日我要去了。
- 高永 (白) 内弟吓！我怎能与你耍笑，愚兄晓得阴阳算法，观看你面上有一股杀气，既然现出，百日之内，定有杀身大祸，恐你带累岳父，因此我才不许你走。
- 陆王妃 (白) 哎！
- 陆凤阳 (白) 姐丈说哪里话来，祸福随天，事在人为。我不寻事生非，怎会凭空有祸？况且我家身为皇亲，也未谋反大逆，哪有杀身累父的道理？
- 高永 (白) 祸福无门，原是你自己寻找，你若能不惹是生非，心平气和，自然把凶煞化为乌有，只怕你言不应口。
- 陆凤阳 (白) 姐丈，小弟原本知书达理，况且这三年又受师父的教训，习内功，再养气，强暴早已化改，我若再不忍性，焉能随师三载，不出家门一步，姐丈放心，小弟断不能闯祸。
- 高永 (白) 练习内功之人，原能养气，恐怕祸从天降，你不能逃避。常言道：祸从口中起，你若能应允，你在路上不开口，不管闲事，我就保你一路平安到京。
- 陆凤阳 (白) 小弟最讲信义，答应了姐丈，绝不反悔，必不反悔，在路上不多口，不多管闲事也就是了。
- 高永 (白) 如此我便放心。  
来，唤陆安。
- (陆安上。)
- 陆安 (白) 参见王爷、王妃。
- 高永 (白) 罢了。你在我岳父家中多年，诚实可靠，我看你家公子，面带杀气，恐怕他路上遇祸，你要紧记，一路上相劝他莫管闲事，平安到京，尽了护主之心。若在路上，你不直言相劝，闯了大祸，你被罪事小，良心上也对不起我岳父岳母。
- 陆安 (白) 小人一路之上，必然小心伺候，勤劝公子，必不能无故闯祸。
- 高永 (白) 好，真是义汉。  
内弟，我还有一封书信交你带于岳父，你路上不能偷看。
- 陆凤阳 (白) 带书信怎有偷看的道理，姐丈太仔细了。
- 高永 (白) 只因此去，关乎你一生的命运，我不能不讲。  
王妃，命帐房预备路费。
- 陆王妃 (白) 银两早已齐备，到管事处领取就是。  
中军，快些预备。
- (中军下。)
- 高永 (白) 文房伺候。
- (唱)  
字启泰山少问候，  
恭祝丈人寿千秋。  
凤阳路上杀气透，  
到京千万莫出游。  
心急免了践行酒，  
我的话语你记心头。
- 陆王妃 (唱) 见父替我多顿首，  
姐弟难分泪双流。
- 陆凤阳 (唱) 深感姐丈恩义厚，  
后会有期何必愁？  
相送千里总分手，
- 高永 (白) 贤弟，我的言词不可忘记。
- 陆凤阳 (唱) 金玉良言怎能丢。
- (陆凤阳、陆安同下。)
- 陆王妃 (唱) 凤阳弟路途上灾难可有？

高永 (唱) 这也是天造定不能强留，  
我虽然把言语与他说透，  
只可是由天命顺水推舟。

(高永、陆王妃同下。)

【第二十二场】

(王翠云、王文同上。)

王文 (唱) 连阴大雨屋又漏，  
抢风逆水要行舟。  
王翠云 (唱) 万事逆来要顺受，  
命中无福怎枉求？  
忍耐时机为糊口，

(四教师、院子引庞云豹同上。)

庞云豹 (唱) 玩耍毕精神长喜在心头，  
王翠云 (白) 卖画呀！  
庞云豹 (唱) 这样的美佳人实在少有，  
王文 (白) 卖画呀！  
庞云豹 (唱) 为什么手拿着画卷一轴？  
(白) 小子，把男女二人唤来。  
教师甲 (白) 呔！国舅爷唤你。  
王文 (白) 参见国舅大人。  
庞云豹 (白) 罢了，这女子是你什么人？  
王文 (白) 是老汉的女儿。  
庞云豹 (白) 是卖的么？  
王文 (白) 正是卖的。  
庞云豹 (白) 要多少银子？  
王文 (白) 国舅若是喜爱，只管拿去，随便赏我父女几个钱也就是了。  
庞云豹 (白) 国舅大人府下歌妓姨娘甚多，不肯强买，总要讲个身价。  
王文 (白) 什么身价？  
王翠云 (白) 国舅大人不要听错了，我父亲讲得糊涂，我父女乃是卖画的，不是卖人哪！  
庞云豹 (白) 岂有此理，卖画能值多少？既要卖，还是卖人，可以多得银两。  
王文 (白) 既然国舅大人不买画，我们就走罢。  
庞云豹 (白) 回来！  
(唱) 这时候你父女还想逃走？

(陆安、陆凤阳同上。)

王文 (白) 不叫我们走，便怎么样？  
庞云豹 (唱) 讲规矩做买卖并非榨油。  
(白) 你老实说只管要价钱，国舅喜欢，不怕花钱。  
王文 (白) 我也不要价钱，我也不卖。  
陆安 (白) 快走快走。  
陆凤阳 (白) 我要听个清楚。  
陆安 (白) 不能多管闲事。  
陆凤阳 (白) 我只听不管。  
庞云豹 (白) 老头子，你讲理不讲理？  
王翠云 (白) 我父女是外地人，怎说不讲理？  
庞云豹 (白) 老头子，适才我问你是卖的，你说不是卖的，如今怎说不卖？这不是欺负国舅爷么？  
王文 (白) 我说的是卖画。  
庞云豹 (白) 你错了，我说的是卖人。  
王文 (白) 原来是听错了。

(王文笑。)

王文 (白) 既然是听错，已然说透，把此话一讲开，各自分头。

陆凤阳 (白) 原来是你们卖画，这位尊公是买人，话讲明白了，你们就去吧。

陆安 (白) 不要管，不要管。

陆凤阳 (白) 这也算不得闯祸。

王文 (白) 多谢公子解劝，我父子去了。

庞云豹 (白) 回来，他说叫你走就能走么？你打听打听，看什么人敢出我的头。你说卖不卖，这就是耍笑我，若是知趣，拿银子去，把人卖与我，若再说不卖，轻者送到祥符县，重者送到开封府，叫你们吃官司。

(王翠云哭。)

陆凤阳 (白) 呵！

(唱) 京城地怎有这不法的国舅，  
我一定问问他是何根由。

陆安 (白) 公子吓，高王爷言道，不能多管闲事，断断去不得。

陆凤阳 (白) 再不放手，我就要打！

陆安 (白) 打死了奴才，也不放公子过去。

陆凤阳 (白) 气死我也！

(唱) 我劝你在一旁快快放手，

(陆凤阳推倒陆安。)

陆凤阳 (唱) 忍住了心头火细问根由。

(白) 老丈，你父女是卖画的？

王翠云 (白) 只因我父染病在身，无钱医治，才来卖画。

(王翠云哭。)

陆凤阳 (白) 可惨，这位国舅大人，小生有礼了。

庞云豹 (白) 看你面貌很熟，你莫非是陆凤阳兄弟么？

陆凤阳 (白) 怎么国舅还认识小生？

庞云豹 (白) 虽然三四年不见面，怎会不认得你？打杭州才回来吓！小弟，我们再会吧。教师，把这父女二人带到府内去说。

陆凤阳 (白) 且慢，小弟听了半日，我已知道了，他们既然只卖画，不卖人，府上妇女很多，何必强买，看小弟份上，让他们去吧。

庞云豹 (白) 贤弟，你也是个国舅，我们国舅叫贫民戏耍，你也坍台，我们都是皇亲，哪有帮着别人的道理吓。

陆凤阳 (白) 小弟我是问理不问人。你说贫民戏耍国舅，据我看来，你以国舅欺压平民，实在目无王法。

庞云豹 (白) 哈哈，我赏你的面子，你倒不识抬举。教师爷们！把他拿下上绑，见他的父亲，我要问问陆允忠他家教不严之罪。

(陆凤阳抓庞云豹。)

陆凤阳 (白) 你敢提我父亲的名讳！

庞云豹 (白) 你若再多管闲事，告诉我爹爹，定要参倒陆允忠。

陆凤阳 (白) 尔真真讨打！

(唱) 我良言相劝你恶言出口，

庞云豹 (白) 教师爷！打！

(开打。陆凤阳打死庞云豹，四教师抬庞云豹同下。)

王翠云 (唱) 连累了贵公子大祸临头。

(白) 公子吓！为了我父女，公子闯了杀身大祸，我父女心下何忍？

陆凤阳 (白) 嘻，世间人管世间事，大丈夫敢作敢当。此乃是非之地，你们不可久站。陆安，银子还有多少？

陆安 (白) 二百余两。

陆凤阳 (白) 到了京都，无有用处，送与他父女了罢。

王文 (白) 公子爷吓，若我父女一走，这一场人命重案，俱在恩公一人身上，我们断断走不得。

陆凤阳 (白) 老丈吓，我打死了人，为的是救你们，若害了你们，我心不安。听我的言语，快些逃命，况且我也是个国舅，断无有皇亲抵命的道理。

王文 (白) 敢问恩公尊姓大名？

王翠云 (白) 爹爹，适才没有听见么？恩公就是国舅陆凤阳。

王文 (白) 如此恩公受老汉王文、难女翠云一谢了。  
 陆凤阳 (白) 快走快走。  
 王翠云 (唱) 到家中画图像焚香叩首，  
 (王翠云、王文同下。)  
 陆凤阳 (唱) 这也是天造定冤家对头。  
 陆安 (白) 公子吓，高王爷不叫你管闲事，如今果然闯了大祸，这便怎么好？  
 陆凤阳 (白) 我早已主意拿定，有我一人担承，见了我父，莫叫他老人家动气，你顺着我的口气讲话便了。  
 陆安 (白) 是，晓得。  
 (陆凤阳、陆安同下。)

## 【第二十三场】

(四龙套引庞文仲同上。)  
 庞文仲 (唱) 因何心内多烦躁，  
 好像祸患到眉梢。  
 (庞云龙、庞云虎同上。)  
 庞云龙、  
 庞云虎 (同白) 爹爹大事不好了。  
 庞文仲 (白) 什么事情？  
 庞云龙 (白) 我兄弟被陆凤阳打死了。  
 庞文仲 (白) 吓！此事当真？  
 庞云虎 (白) 教师爷们把尸首都抬来了。  
 (四教师抬庞云豹同上。)  
 庞文仲 (白) 哎呀儿吓！  
 (唱) 凤阳小儿胆不小，  
 (哭) 娇儿呀！  
 庞云龙、  
 庞云虎 (同唱) 害得我弟赴阴曹。  
 (同白) 你们这些人，不能保护他，到底何事，将他打死？  
 教师甲 (白) 只因卖画，陆凤阳多管闲事，就将他打死了。  
 庞文仲 (白) 陆允忠吓，老匹夫，你纵子行凶，家教不严哪，老夫岂肯容你？  
 云龙、云虎看护你弟尸首，差人去与你妹子送信，我与陆允忠老儿去拼命，左右搭轿吓！  
 (众人同下。)

## 【第二十四场】

(十三锣。四龙套、四青袍、八牢子手引包贵同上。)  
 包贵 (白) 开道！  
 (【牌子】。众人同走圆场。)  
 (书吏自下场门上。)  
 书吏 (白) 书吏有大事回禀。  
 包贵 (白) 讲！  
 书吏 (白) 今有国舅陆凤阳将国舅庞云豹打死。  
 (二锣。)  
 包贵 (白) 回衙！  
 (【牌子】。众人同走圆场。)  
 包贵 (白) 此事你怎么知道？  
 书吏 (白) 地保打过报呈。  
 包贵 (白) 出事在什么地点？  
 书吏 (白) 书店街口。  
 包贵 (白) 传地保！

书吏 (白) 传地保!  
 (王茂上。)  
 王茂 (白) 地保王茂与大人叩头。  
 包贵 (白) 王茂, 适才打过报呈, 陆凤阳打死庞云豹可是你亲眼看见?  
 王茂 (白) 出事以后, 小人才知道。  
 包贵 (白) 因何事起祸?  
 王茂 (白) 听路人言讲, 庞国舅欺人, 陆国舅抱打不平而起。  
 包贵 (白) 尸首呢?  
 王茂 (白) 有庞府教师, 抬回庞府。  
 包贵 (白) 怎么? 庞云豹还带着许多教师么?  
 王茂 (白) 是的, 听人说都打不过陆凤阳。  
 包贵 (白) 如今那陆国舅呢?  
 王茂 (白) 他又回陆府去了。  
 包贵 (白) 下去。  
 (王茂下。)  
 包贵 (白) 哎呀且住。听地保之言, 一定是庞云豹仗势欺人, 陆凤阳打抱不平, 惹起祸端。想我包贵, 职守开封府尹, 地方词讼, 人命重案, 皆归我管, 责任所在, 我当查办。只是陆凤阳一个文弱书生, 怎能打了许多教师, 更能将人打死, 此事就出于情理之外了。有了, 待我去见寇相, 斟酌是非, 再设法搭救忠良之后便了。  
 (唱) 左右搭轿伺候。  
 开封府辩是非权贵不怕,  
 保宋朝护国法是我包家。  
 京城内出命案关系重大,  
 秉忠心不偏向仔细详察。  
 (众人同下。)

## 【第二十五场】

(陆允忠上。)  
 陆允忠 (唱) 太平年养兵马武将安顿,  
 年迈人少欢笑已到暮春。  
 心想着辞王驾早归乡境,  
 万岁爷重皇亲不舍功臣。  
 (院子上。)  
 院子 (白) 公子爷到府, 候太师爷示下。  
 陆允忠 (白) 凤阳来了?  
 院子 (白) 正是。  
 陆允忠 (白) 前者来信说道练武, 我倒要看他的体质可曾改变, 把他唤来。  
 院子 (白) 有请公子。  
 (院子下。陆安引陆凤阳同上。)  
 陆凤阳 (唱) 适才间闯祸事且莫告禀,  
 怕的是老人家怒气攻心。  
 (白) 不孝男少在膝间, 爹爹恕罪。  
 陆允忠 (白) 一路劳乏, 免礼, 坐下。  
 陆凤阳 (白) 谢坐。  
 陆安 (白) 小人叩头。  
 陆允忠 (白) 下边歇息去罢。  
 陆安 (白) 遵命。  
 (陆安下。)  
 陆允忠 (白) 儿在家中, 学武三载, 你师可有什么传授?  
 陆凤阳 (白) 马上功夫, 儿自幼常听父讲, 儿师所传者, 重于内功柔术, 孩儿也不懂有何益处?

陆允忠 (白) 大刀阔斧，利于战场，柔术功夫益于保身，了明和尚果然高明也。吓，儿身上因何有了血迹？

陆凤阳 (白) 是孩儿路过酒肆门首，店伙杀鹅，溅在儿的身上。

陆允忠 (白) 你便怎么样？

陆凤阳 (白) 儿念他是无知之人，也就罢了。

(陆允忠笑。)

陆允忠 (白) 我儿有此武艺，又有涵养，从此老夫就放心了。你去下面净面用饭，少时再问你家乡之事。

陆凤阳 (白) 儿路过金斗关，姐丈带来一封书信，爹爹请看。

陆允忠 (白) 为父看书，儿去歇息。

陆凤阳 (白) 瞒过一时再瞒吓。

(陆凤阳下。)

陆允忠 (白) 老夫情愿与家人子婿，聚会一处，还乡务农，也就免了这些书信来往。

(唱) “小婿书信把岳父禀，  
凤阳到京莫出门。  
面带杀气凶暗隐，  
躲过百日退难星。”

(院子上。)

院子 (白) 禀太师：庞太师到。

陆允忠 (白) 吓？他有何事前来会我，有请。

(龙套引庞文仲同上。)

陆允忠 (白) 太师面带怒气，莫非怪我未曾迎接，有失礼之罪么？

庞文仲 (白) 失礼罪小，人命案重。

陆允忠 (白) 岂有此理。我又不曾谋杀暗害哪个，管他什么人命案重。

庞文仲 (白) 我也不曾说你打死人命。

陆允忠 (白) 我既不会打死人，你又何必这样对我言讲？

庞文仲 (白) 难道你的儿子杀死了人，你就推得干净么？

陆允忠 (白) 你真是在那里做梦。老夫只有一子凤阳，他回去三载，今天刚刚到京，你诬赖他打死人命，我若不看同是皇亲，定将你赶出府去。

庞文仲 (白) 陆允忠，你子凤阳，杀死三国舅庞云豹，人所共知，你还抵赖护庇，来吓，我与你进宫辩理。

陆允忠 (白) 你真正大胆！

(唱) 我的儿虽会武惯守本分，  
你还敢用巧言护庇亲生。

庞文仲 (唱) 我与你手挽手同把宫进，  
庞文仲好大胆擅敢胡行。

陆允忠 (唱) 左右！  
把文仲赶出去休犯疯症，  
我与你宫中辩理。

庞文仲 (白) 校尉的，搭轿伺候。

(龙套、庞文仲同下。)

陆允忠 (白) 唉吓！

(唱) 这件事莫大意须要问清。  
(白) 且住，适才我见凤阳身上有血，又有文仲老儿前来言讲，道他杀人，我须问个明白才是。

院子 (白) 来，有请公子。

(陆凤阳上。)

陆凤阳 (念) 犹疑心不定，难以解祸根。  
(白) 参见爹爹。

陆允忠 (白) 凤阳，你讲实话，我也好设法救你。你身上到底是鹅血，还是人血？

陆凤阳 (白) 是鹅血。

陆允忠 (白) 好，鹅血是甜的，人血是腻，你把衣服脱下，为父能够辨明。

陆凤阳 (白) 爹爹，孩儿未敢言讲，实恐老人家动气，如今只好言讲，因那庞云豹在书店街口，戏耍卖画人王文的女儿，孩儿路见不平与他再三说情，庞云豹反命家丁、师爷打我，因此孩儿将庞云豹打死。

陆允忠 (白) 好，除奸扶弱是大丈夫所为，你就该带领王文父女自行投首到案，见证俱在，可以减轻自己的罪名。但不知王文父女今在何处？

陆凤阳 (白) 孩儿恐连累他父女，赠他盘费，叫他父女去了。

陆允忠 (白) 呵！你可知他父女投奔何处？住在何方？

陆凤阳 (白) 孩儿心急，未问籍贯，也不知他们到何方去了？

陆允忠 (白) 吓，你杀国舅、放走见证，有口不能讲话，这是你自取其死！  
(陆允忠气椅。)

陆凤阳 (白) 爹爹醒来！

陆允忠 (西皮导板) 假聪明真糊涂妄为任性，  
(白) 奴才吓！  
(唱) 人命案无见证自送残生。  
(白) 也罢！  
(唱) 唤左右取绳索奴才捆紧，  
随我去见圣驾自请罪刑。

陆凤阳 (唱) 孩儿我见万岁自有话论，  
庞云豹自寻死能怪何人？

陆允忠 (白) 好奴才！  
(唱) 到此时小奴才睡梦未醒，  
不晓得已入了地狱之门。  
自动手也免得圣上拿问，  
(白) 绑了！  
(院子绑陆凤阳。)

陆允忠 (唱) 小奴才生和死但凭圣心。  
(陆允忠、陆凤阳、院子同下。)

## 【第二十六场】

(宫女引庞妃同上。)

庞妃 (唱) 妇生子得倚靠必定荣封，  
盼我儿早做了守阙之龙。

(太监上。)

太监 (白) 娘娘大事不好了。  
庞妃 (白) 何事惊慌？  
太监 (白) 大国舅、二国舅差人送信，说三国舅被陆凤阳打死，请娘娘转奏万岁。  
庞妃 (白) 喂吓！  
(唱) 凤阳因何这样狠？  
杀死云豹仇恨深。  
我见万岁去奏本，  
不杀陆家不称心。

(庞妃、宫女、太监同下。)

## 【第二十七场】

(宫女、太监引陆娘娘同上。)

陆娘娘 (唱) 我陆氏为国家忠心耿耿，  
老爹爹掌兵马号令将军。  
年纪迈早应当回乡养静，  
怕辜负圣天子一片厚心。

(太监引宋神宗同上。)

宋神宗 (唱) 国事毕到正宫闲话谈论，

陆娘娘 (白) 小妃接驾，吾皇万岁！  
 宋神宗 (白) 平身。  
 陆娘娘 (白) 谢万岁。  
 (唱) 请万岁暂歇息再饮香茗。  
 (庞妃上。)  
 庞妃 (唱) 见万岁必哀求凤阳抵命，  
 (白) 万岁吓！  
 (唱) 求陛下开圣恩救我庞门。  
 (白) 万岁吓，快快降旨，早拿主意，如不然就天翻地覆了。  
 宋神宗 (白) 这样无头无尾的话，叫孤家我不懂。  
 陆娘娘 (白) 御妹有话起来好讲，这样一边哭，一边诉，万岁也听不明白，你要慢慢地讲。  
 庞妃 (白) 你讲的都是风凉话，事情落在你的身上，你也早就哭了。  
 (陆娘娘笑。)  
 陆娘娘 (白) 说起呆话来了，怎么又怪在我的身上？  
 庞妃 (白) 不怪你家还怪哪个？  
 (陆娘娘笑。)  
 陆娘娘 (白) 是怎么样怪我，你要与我讲。  
 庞妃 (白) 自然我要讲。  
 陆娘娘 (白) 听你讲什么？  
 宋神宗 (白) 有话好讲，何必争吵，到底为了何事？  
 庞妃 (白) 他的兄弟陆凤阳将我三弟云豹打死，我怎么不恨他陆家？  
 陆娘娘 (白) 真是岂有此理，我弟陆凤阳已在杭州三载，怎么会来到京都？就是凤阳闯祸，也与我无干，看你又是撒泼，又是寻事，你不过看万岁在我宫中，你那心上酸得难过了。  
 庞妃 (白) 我也并非如此，你说你的兄弟在杭州居住，我也不晓得怎么到的京都，人死是真，还能诬赖么？  
 陆娘娘 (白) 杀人偿命，自有国法，你也犯不着与我斗气。  
 庞文仲 (内白) 庞文仲有本启奏。  
 宋神宗 (白) 宣太师进宫。  
 太监 (白) 太师进宫！  
 (庞文仲上。)  
 庞文仲 (念) 娇儿死得惨，宫内见龙颜。  
 (白) 参见万岁、娘娘！  
 宋神宗 (白) 平身。  
 庞妃 (白) 爹爹，到底陆凤阳怎样把三弟打死，爹爹要细细奏来。  
 陆娘娘 (白) 他又不是三岁两岁小孩童，要你叫他来说话，真正无味。  
 庞妃 (白) 我要讲。  
 陆娘娘 (白) 我不容你多讲。  
 宋神宗 (白) 嗯嗯嗯，不必如此，孤有主意，太师将杀人之事奏来。  
 庞文仲 (白) 容奏！  
 (唱) 我儿买画把价论，  
 凤阳一边怒气生。  
 我两家并无仇与恨，  
 杀死国舅藐视朝廷。  
 陆娘娘 (西皮快板) 这件事听来稀奇得很，  
 哪个无故乱杀人。  
 妾妃不必话多论，  
 我与凤阳是至亲。  
 望求陛下心拿稳，  
 内中的情理总要分一个清。  
 弟有错罪当认，  
 无罪要追诬告之人。  
 宋神宗 (唱) 梓童宫中等音信，

孤到金殿等众臣。  
太师与我做对证，

(宋神宗、庞文仲同下。)

陆娘娘 (唱) 我劝你回宫中免把事生。  
是非自然有公论，  
若仗你枕边话就难以为情。

(陆娘娘羞。陆娘娘、太监、宫女同下。)  
庞妃 (唱) 倒叫我无话讲心中暗恨，  
看万岁怎定那凤阳罪名！

(庞妃下。)

### 【第二十八场】

(四朝官同上。)

四朝官 (同唱) 打死国舅把祸闯，  
同到朝房做商量。  
躬身施礼请丞相，

(寇元上。)

寇元 (唱) 列公何事着了慌？  
四朝官 (同白) 丞相吓！我等听得家人来报，国舅陆凤阳打死国舅庞云豹。特来报与丞相知晓。

寇元 (白) 唉吓！  
(唱) 两家俱是皇国丈，  
必要惊动二皇娘。  
老夫实在无法想，  
走哇！

包贵 (内白)  
(包贵上。)

包贵 (唱) 事有变化怎提防？  
我本前来见寇相，  
联合文武好保忠良。  
谁知允忠把凤阳绑，  
这件事倒叫我无主张。  
满腹良谋成妄想，

(白) 参见相爷，众大人也来了。  
寇元 (白) 包开封到此，也为的是凤阳打死庞云豹之事么？

包贵 (白) 寇相爷，下官为了一件盗案查看完毕回衙。听书吏报道：陆凤阳打死庞云豹。人命固是人命，这内中谋杀、斗殴、误杀，未有一定，下官意欲先来见丞相，商议此事的办法。国舅犯法，关乎国体，我们可以访问情由，辨别虚实，想个适当办法。谁知道此事未完，又接连出事，我在路上遇见陆府的管家，对我言讲：说道只为国舅杀国舅，文仲进宫奏本，允忠绑了凤阳，又去自己请罪，似这样太平之秋，国舅偏出这样不幸之事，特来禀知相爷，众位大人，看此事你我应当怎样的办法？

寇元 (白) 不好了。  
包贵 (白) 我已知道不好了。  
寇元 (唱) 允忠不该把子绑，  
一时怒气未思量。

(大太监上。)

大太监 (白) 万岁升殿，齐集众臣，众位大人起来见驾罢。

(大太监下。)

包贵 (白) 相爷吓，如今圣上必然升殿，还不晓得陆、庞两家是怎样顶本。我等去见万岁，要听此案是从何处说起。

寇元 (白) 包大人吓，此事不要查问，老夫就明白了。陆凤阳知书达理，庞云豹自幼胡作非为，云豹虽死，都是他自寻死路。

朝官甲 (白) 话虽如此，庞陆两家忠奸，人人知道的，只是圣上听信庞国丈，谁敢据实启奏。

包贵 (白) 岂有此理，大人这句话就失了自己的身份了，做官的人，总是凭良心才能办正事，若是心存惧怕，当言不言，岂不是空食俸禄，尸位素餐而已。我包贵官职虽小，就知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只要我做的事情，自问于良心无愧，成败生死，一概不喻。我等大家去至金殿，若万岁偏向庞家，看我包贵，学学祖父包龙图，直言谏主，拼着性命，与奸党誓不两立也！

寇元 (唱) 此事闲话休多讲，  
包贵 (唱) 一同见驾保忠良。  
(众人同下。)

## 【第二十九场】

(太监引庞文仲、宋神宗同上。)

宋神宗 (唱) 无故地起风波出了命案，  
他两家无仇恨起了祸端。  
这件事叫孤家如何判断？  
坐金殿只盼望文武两班。  
(白) 陆太师今在何处？  
太监 (白) 殿角候旨。  
宋神宗 (白) 宣陆太师上殿。  
太监 (白) 万岁有旨，陆太师上殿哪！  
陆允忠 (内白) 领旨！  
(陆允忠上。)  
陆允忠 (唱) 国法军法皆能守，  
为了家法脸面丢。  
(白) 老臣陆允忠见驾，吾皇万岁！  
宋神宗 (白) 平身。  
陆允忠 (白) 万万岁！  
宋神宗 (白) 陆凤阳打死庞云豹，卿家你可知晓？  
陆允忠 (白) 为臣问过蠢子，行凶是实，因何起事，请陛下查问。  
庞文仲 (白) 万岁吓，陆凤阳目无国法，乃是他陆家家教不严，纵子行凶，万岁就该查问。  
陆允忠 (白) 嗯，我已将凤阳上绑，见圣驾请罪，至于是非曲直，自有圣意，你妄参老夫，是何道理也？  
(唱) 我非纵子自护短，  
岂容你金殿乱胡言。  
自有国法来束管，  
(四朝官、寇元、包贵同上。)  
四朝官、  
寇元 (同唱) 观看万岁——  
包贵 (唱) 心可偏？  
四朝官、  
寇元、  
包贵 (同白) 臣等见驾，吾皇万岁！  
宋神宗 (白) 平身。  
四朝官、  
寇元、  
包贵 (同白) 万万岁。  
宋神宗 (白) 孤王正在为难，陆凤阳打死庞云豹，料众卿必然知道，众卿公议，此事应当如何办理？  
包贵 (白) 启奏万岁：陆、庞两家，并无仇恨，岂有无故杀人的道理，起祸根由，谁是谁非，非严加查问不可。  
宋神宗 (白) 此案当命哪位爱卿审问？  
寇元 (白) 启奏陛下：若得此案明白，除非命开封府包贵审问。  
宋神宗 (白) 包卿，孤家命你审问此案，你可能办理得众臣皆服么？

包贵 (白) 臣受国恩，与国家办事，并无私心，无非尽责而已。

宋神宗 (白) 好，就命卿家审问陆凤阳口供，明日清晨金殿回奏，莫负寡人重托，领旨下殿。

包贵 (白) 为臣领旨。

(太监、宋神宗同下。)

包贵 (白) 请问陆太师，国舅何在？

陆允忠 (白) 老夫将奴才绑好，家人看守。

包贵 (白) 就请太师将国舅唤来，好交下官看护。

陆允忠 (白) 待我亲自走走。

(唱) 事关重大亲自唤，

(陆允忠下。)

庞文仲 (唱) 恐怕包贵心有偏。

(白) 包贵，陆凤阳打死我儿，过往行人，俱已看见，你奉旨审问此案：要晓得升官坐罪皆在此一举。你可晓得，当今的万岁，喜爱我父女。

包贵 (白) 呵吓。多谢太师爷赐教，下官只知道万岁爷宠爱庞娘娘，还不晓得万岁爷还喜爱太师，亏得你老人家自己言讲，我们大家才得明白，太师放心，我必能秉公办事。

寇元 (白) 着吓！

(唱) 要你秉公把事办，

(陆凤阳、陆允忠同上。)

陆允忠 (唱) 逆子在此我有话言。

(白) 包大人，陆凤阳已然领到，交与大人，他已犯法，莫当他国舅看待，望大人严刑追问，按律定罪，你若是看我私情，办理不周，老夫一定要参你。

包贵 (白) 下官领教。

(唱) 众位大人，庞太师也有吩咐，陆太师也有训词，一样的身份，两样的心肠，这才是贤愚不等。

(唱) 随下官到开封自有判断，

(包贵、陆凤阳同下。)

陆允忠 (唱) 为奴才累众位我心不安。

(陆允忠下。)

寇元 (唱) 听包贵说出话果有肝胆，

(四朝官同下。)

寇元 (唱) 就如同包龙图在世一般。

(寇元下。)

## 【第三十场】

(宫女引庞妃同上。)

庞妃 (唱) 万岁爷到金殿未来音信，  
不知那陆凤阳可定罪名？

(庞太监上。)

庞太监 (白) 启奏娘娘：万岁爷命开封府包贵审问陆凤阳，太师命奴才与娘娘送信。

庞妃 (白) 原来是包贵奉旨审问，分明是万岁喜爱此人，才叫他发财。

宫娥，快准备金银珠宝四式贵重的礼物，就命你送到开封府，亲交包贵，就说庞娘娘赏赐，把陆凤阳定罪之后，还要在圣驾面前保他升官。快去。

(庞妃、宫女、庞太监同下)

## 【第三十一场】

(宫女引陆娘娘同上。)

陆娘娘 (唱) 老爹爹年虽迈治家有法，  
为什么生下了这样冤家？

(陆太监上。)

陆太监 (白) 启奏娘娘：奴婢打听陆国舅已交开封府审问。

陆娘娘 (白) 唉吓且住，包贵官卑职小，审问如此重案，恐怕他胆小，惧怕我父，不敢治凤阳之罪，若是徇私，坏了国法，岂不叫外邦笑话？有了。待我传下懿旨，叫他只管秉公治罪，方能保全国体。

(唱) 内侍，文房伺候。  
亲提御笔把旨下，  
晓谕开封包卿家：  
须要秉公尽国法，  
莫要惧怕我父他。  
口诏叫他胆放大，

(陆太监接旨，下。)

陆娘娘 (唱) 大义灭亲为国家。  
(陆娘娘、宫女同下。)

## 【第三十二场】

(发点。龙套、青袍、牢子手、门子引包贵同上。)

包贵 (白) 陆凤阳一案，轰动京都，关乎舆论，左右，莫要拦挡闲人，任军民观审。

门子 (白) 遵命。  
(庞太监上。)

庞太监 (白) 包大人请了。

包贵 (白) 公公何事？

庞太监 (白) 请大人退堂，有要事言讲。

包贵 (白) 我已升堂办公，公事未毕，怎能退堂？公堂上不能说私话，公公有话，可以当众言讲。

庞太监 (白) 这也不要紧，现有几样珠宝，庞娘娘所赐，大人你就收下了罢。

包贵 (白) 又非千秋，又非万寿，娘娘为何有此厚赏？

庞太监 (白) 只为审问陆凤阳，大人偏劳，故而赏赐。

包贵 (白) 公公吓，包贵做官自有俸禄，意外之财，万不敢收，亦不受娘娘的赏赐。有劳公公，转奏庞娘娘知道，陆凤阳有罪，我定按律治罪，若罪不该死，我也不能徇私。公公将珠宝带回，我要秉公审案，恕不远送。

庞太监 (白) 真干脆。  
(陆太监上。)

陆太监 (白) 娘娘有懿旨下。

门子 (白) 娘娘有懿旨下。

包贵 (白) 哈哈，一个托情未走，那一方运动又来了，接旨。

陆太监 (白) 跪听，宣读：今有陆凤阳打死庞云豹一案，恐你官卑职小，不敢定罪，陆凤阳若有应得之罪，只管严重办理，为此降旨。

包贵 (白) 千千岁！这才是正直无私贤德明理的娘娘。  
(包贵磕头。)

包贵 (白) 我是说陆娘娘也来送礼，原来秉公训教，到底是国母一尊，羞煞那些——  
(包贵看庞太监。)

包贵 (白) 只顾私情，不讲公理之辈。  
(庞太监下。)

包贵 (白) 公公回旨，就说包贵一定秉公办案。  
(陆太监下。众百姓同上。)

包贵 (白) 带陆凤阳，升堂。  
(禁子带陆凤阳同上。)

陆凤阳 (白) 参见大人。

包贵 (白) 刑具撤去。陆皇亲，圣旨命下官审问你的口供，我问你，你要随着我的话一一回答，我好回复圣旨。我问你，庞、陆两家可有仇恨？

陆凤阳 (白) 并无仇恨。

包贵 (白) 我也晓得并无仇恨，庞云豹若不胡作非为，你断不能将他打死，但不知他怎样不法？

陆凤阳 (白) 他调戏卖画人王文之女，定要强买翠云，我为此打抱不平。  
 包贵 (白) 我想你一个文弱书生，怎样打得过他许多的教师？  
 陆凤阳 (白) 我在家中习武三年，几个家丁，岂是我的对手。  
 (一锣。)  
 包贵 (白) 庞云豹之死，一定是你误杀？  
 陆凤阳 (白) 这样人岂能留在世上，我有意将他打死。  
 (一锣。)  
 包贵 (白) 与民除害，可以减轻其罪，把王文父女传来，好作见证，证明庞云豹不法。  
 陆凤阳 (白) 他们，他们已去了。  
 包贵 (白) 你可知道他们住在何处？逃往何方？  
 陆凤阳 (白) 我一概不知。  
 包贵 (白) 唉吓！  
 众人 (同白) 咯！  
 包贵 (唱) 人命情实证见放，  
 自锁咽喉口难张。  
 暂且收监刑具上，  
 事情无法且退堂。  
 (众人同下。)

## 【第三十三场】

(丫鬟、包英、包玉英引蔡夫人同上。)  
 蔡夫人 (唱) 开封府惯审问皇亲国丈，  
 从上辈传下了世代忠良。  
 (包贵上。)  
 包贵 (唱) 每日里审案件升堂发放，  
 眼阅词手批讼心有主张。  
 我包贵喜忠良专恨奸党，  
 (包贵指手划足，包玉英、包英同指，同抱。)  
 包英 (白) 爹爹回来了！  
 包贵 (唱) 多欢乐无挂碍还是儿郎。  
 (包英笑。)  
 包英 (白) 母亲，爹爹回来了。  
 蔡夫人 (白) 大人回来了，请坐。大人今日回转后堂，为何这等愁闷？  
 (包贵点头，抚手，想。)  
 包英 (白) 爹爹不叫你讲话，他头痛，我给他摸摸就好了。  
 包贵 (白) 不要吵闹。  
 包玉英 (白) 爹爹动气，一定是因为你没有读书写字。  
 包英 (白) 爹爹为我动气么？我的字写好了，爹爹看我的书也背熟了，不信当面背与爹爹听：“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  
 包贵 (白) 好了好了，哪个叫你背书？  
 包英 (白) 姐姐说的。  
 包贵 (白) 咳，女儿家惯爱多口。  
 包玉英 (白) 不说弟弟无有规矩，反来怪我。  
 (包玉英哭。)  
 包贵 (白) 吓吓吓，我不是与你们生气，是心中有事，夫人命他们玩耍去罢。  
 蔡夫人 (白) 丫鬟，领他们玩耍去罢。  
 包英 (白) 爹爹动气，母亲也不欢喜我们了。  
 包贵 (白) 唉吓吓，真是无理可讲，明日与你买图画，与你姐姐买花带，去罢。  
 (包玉英、包英同笑。)  
 包玉英、  
 包英 (同白) 爹爹欢喜我们了。  
 (包玉英、包英、丫鬟同下。)

蔡夫人 (白) 大人面带愁容，莫非为陆凤阳之事么？

包贵 (白) 嗨，想陆凤阳打死庞云豹自己招认，教下官怎样复旨？

蔡夫人 (白) 大人，陆太师乃是忠良，只此一子，凤阳罪案情实，性命难保，不知大人怎样设法搭救？

包贵 (白) 下官正为此事为难，千错万错，陆凤阳不该放走见证。我若照实回奏，凤阳性命难保，千思万想，除非干干净净，放陆凤阳逃走。

(一锣。)

包贵 (白) 以后上本参奏庞氏父女。

(一锣。)

包贵 (白) 谅来非舍我全家性命不可。

蔡夫人 (白) 大人此言差矣，当今万岁，宠信庞氏父女，言听计从，忠言逆耳，岂能准奏？况且陆凤阳打死庞云豹，自认不讳，庞云豹虽死有余辜，但是有无见证，相公此番上本，有何益处？相公三思。

包贵 (白) 夫人哪！我岂不知庞氏父女在朝专权，日后必反，那时贤人在野，小人在堂，倘有不测，何人抵挡？我观陆凤阳乃国家柱石，今日放逃走，以防国家安危。不必多言，你、你、你安歇去罢。

蔡夫人 (白) 相公吓！

(唱) 相公刚直言虽壮，  
也须推敲自思量。

包贵 (白) 夫人哪！

(唱) 只为奸贼结成党，  
久后必然反朝堂。  
岂能惧罪小犯上，  
明日定参奸贼庞。

蔡夫人 (唱) 劝君表章且慢上，  
徒死无益恐有余殃。

(白) 唉吓相公吓，听你之言，定要参庞家么？

(包贵拍腹。)

包贵 (白) 然。

蔡夫人 (白) 嗨，妾闻阜猷殷契，优游无事，谓之良臣，龙奉比干，因谏而死，谓之忠臣，妾愿相公为良臣，不愿相公为忠臣。

包贵 (白) 忠臣良臣，本无二样，想阜猷殷契，逢英明之主，龙奉比干，遇见桀纣之君，我看陆凤阳可比汉室周勃，唐室张建之，故而为国留贤，此番上本，当今准奏，我可为良臣，若是一死，也留一忠勇之名，千古不朽，难道夫人叫我从奸弃忠不成么？

蔡夫人 (白) 非也，妾闻君子见机，达人知命，陈平不为王陵之憨，卒至安刘，狄仁杰不为褚遂良之直，终兴唐室。

包贵 (白) 夫人哪，想我包家世代忠良，岂能玷污门庭，我包贵虽比不得前朝贤臣，也非贪生怕死之辈，明日上本，纵然是人头落地，死而无憾。

蔡夫人 (白) 相公，你、你、你当真要上本？

(包贵拍腹。)

包贵 (白) 然。

蔡夫人 (白) 唉吓相公吓，妾闻投鼠忌器，毁榑恐伤其珠，想庞氏父女在朝，害了多少无辜之人，忠良大臣，遭其荼毒，不计其数。万岁不但不罪，反而嘉奖，这是亲眼目睹。想你小小开封府尹，居小抗上，必定触犯天颜，祸遭不测，这又何苦哇。

包贵 (白) 想先祖在世，也是官居开封府，秉公无私，人称铁面阎罗，我包贵就学不得么？

(一锣。)

包贵 (白) 我的心意已决，你不必拦阻。

蔡夫人 (白) 相公，你当真是上本么？

(包贵拍腹。)

包贵 (白) 然。已然三次了，不怕唠叨。

蔡夫人 (白) 相公，你一心要做忠臣，难道不顾妾身并一双儿女？此番上殿奏本，恐怕我夫妻同一双儿女死无葬身之地。

(包贵惊。乱锤。)

包贵 (白) 哎，我这一腔忠勇之气，你拿儿女之情，柔软之语来毁我的志气么？我不要听，不要听。任你倒冰山！

(一锣。)

包贵 (白) 翻大海！

(一锣。)

包贵 (白) 也浇不冷我的热血，我包贵儿女情短！

(一锣。)

包贵 (白) 英雄气长，儿女情——

蔡夫人 (白) 相公！

包贵 (白) 英雄气——

蔡夫人 (白) 相公！

包贵 (白) 英雄气短。

(包贵、蔡夫人双抱，同哭。)

蔡夫人 (西皮原板) 你铜肝铁肠心何壮，  
倒叫我一阵阵觉凄凉。  
奸臣密布小人党，  
忠良个个刀下亡。  
前车之鉴你不想，  
何故皮肉抗锋钢。  
他那里张罗你自投罗网，  
全不顾夫唱妇随，儿女之情哀哀可伤。

包贵 (唱) 你休把儿女情毁我的志向，  
大丈夫烈轰轰要做一场。  
我死后这尸首休要埋葬。

蔡夫人 (夹白) 尸不埋葬何也？

包贵 (白) 夫人哪！

(唱) 我要学伍子胥尸吓越邦。

蔡夫人 (白) 呀！

(唱) 看来居家当论长，  
难得婉转好妙方。

(白) 罢！

(唱) 相公心意妾不挡，  
愿同一死报君王。

(白) 相公心意已决，料难挽回。相公吓！既然舍了全家性命，要救凤阳，何不现在就放了凤阳，然后相公自绑上殿，陈明这一段公案，将庞氏父女所为历陈圣上，若能听从，乃是国家之幸，若不听从，公子已逃，全家即死，也还值得。不知相公以为是否？

包贵 (白) 如此夫人等待，我去唤凤阳商议便了。

(唱) 夫人在此且少待，

(包贵下。)

蔡夫人 (唱) 点点珠泪洒胸怀。  
这才是闭门家中坐，  
从天降下大祸灾。  
舍命只为留后代，

(陆凤阳、包贵同上。)

包贵 (唱) 国舅随我到内宅。  
眼望夫人把手摆，

(蔡夫人躲下，陆凤阳去刑。)

陆凤阳 (白) 呵！

(唱) 倒叫凤阳解不开。

(白) 大人有何话讲？

包贵 (白) 公子吓，今日在公堂之上，我是怎样点明与你，你不该承认有意打死庞云豹，

又将卖画王文父女放走，我若照实启奏，公子岂不性命难保，我有意放公子逃走，你看如何？

陆凤阳（白）大人哪，想我打死庞云豹，愿与民除害，何惧抵命？况且我若逃走，岂不连累大人，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岂累旁人遭祸殃。承蒙大人施恩，来生再报也！

（唱）路见不平英雄在，  
岂能做贪生小婴孩。  
大人恩情来生报，

（包贵三拉，陆凤阳推，包贵倒，陆凤阳拿刑具下，蔡夫人上。）

蔡夫人（白）大人！

（包贵亮相。）

包贵（白）哎呀！

（唱）我一腔热血洒落尘埃。

蔡夫人（唱）看来须眉不如粉黛，

包贵（白）你还有何妙计？

蔡夫人（唱）不如我一死先赴泉台。

（白）相公，听陆公子之言，乃是大义之人，岂肯逃走？倒不如妾身悬梁一死！

（一锣。）

蔡夫人（白）叫公子知道我家一片诚心，叫他不能不走；再将一双儿女——

（一锣。）

蔡夫人（白）交付公子，一者公子好决意逃走，二者留我包氏骨肉，好传宗接代，岂不是两全其美？

包贵（白）计倒完全，只是连累夫人，下官于心何忍？

蔡夫人（白）相公，我包家自祖父文正公，忠心为本，相公为国留贤，妾身何惧一死。

（一锣。包贵愣，惊。）

包贵（白）可见得夫人幼读诗书，深明大义，若是夫人有此真心搭救忠良之后，如此就请夫人速死。

（蔡夫人惊。）

蔡夫人（白）既要妾一死，妾要去分别一双儿女。

包贵（白）且慢。夫人，你、你、你若与两个儿女分别，骨肉连心，必然痛苦，何等凄惨？夫人若听下官之言，随了下心意，你狠狠心肠——

（一锣。）

包贵（白）舍了性命！

（一锣。）

包贵（白）不要去见两个儿女，天缘有份，来生再见罢！

（包贵、蔡夫人同哭。）

蔡夫人（白）呵老爷，我拜过祖先可使得么？

包贵（白）这倒使得。

家院。

（家院上。）

家院（白）老爷有何吩咐？

包贵（白）命你打扫祖先堂伺候。

家院（白）是。

（家院下。）

蔡夫人（白）丫鬟。

（丫鬟上。）

丫鬟（白）参见夫人。

蔡夫人（白）公子、小姐呢？

丫鬟（白）睡着了。

蔡夫人（白）怎么，他们睡着了？

（蔡夫人哭，包贵拉袖。）

蔡夫人（白）丫鬟，看官诰祖先堂伺候。

丫鬟（白）是。

（丫鬟下。）

包贵 (白) 夫人请。

蔡夫人 (白) 老爷请。

包贵 (白) 夫人。

蔡夫人 (白) 老爷。

包贵、  
蔡夫人 (同白) 请哪！

(包贵、蔡夫人同哭。【牌子】。包贵、蔡夫人同走圆场。幕开，上祖先堂。丫鬟、院子同在内。)

丫鬟、  
院子 (同白) 官诰预备齐了。

包贵、  
蔡夫人 (同白) 两厢退下。

(丫鬟、院子同下。【起二更鼓】。)

包贵 (白) 你听谯楼已交二鼓，天色不早，速速穿戴，也好早早归天。

(蔡夫人惊，哭。)

蔡夫人 (白) 丫鬟。

包贵 (白) 慢来，休要惊动他们，待下官伺候夫人。

(蔡夫人惊。)

蔡夫人 (白) 有劳了。

(包贵、蔡夫人同哭。【牌子】。蔡夫人脱帔，包贵拿蟒，包贵、蔡夫人同看，蔡夫人拜，包贵、蔡夫人同哭，蔡夫人穿半身，包贵、蔡夫人同看。)

包贵 (白) 夫人穿了。

(包贵、蔡夫人同哭，蔡夫人穿，包贵拿凤冠，包贵、蔡夫人同看、同哭，蔡夫人拜，戴，包贵、蔡夫人同哭、同看、同拜。)

包贵 (白) 呵夫人，下官为国留贤，连累夫人一死，请上受我一拜。

蔡夫人 (白) 妾身也有一拜。

包贵 (白) 夫人请。

蔡夫人 (白) 老爷请。

包贵 (白) 夫人。

蔡夫人 (白) 老爷。

包贵、  
蔡夫人 (同白) 请哪！

(包贵、蔡夫人同哭。)

包贵 (吹腔) 为国家——

(过门。)

包贵 (吹腔) 要搭救忠良后代，  
连累了贤德妻命丧泉台。  
留一个男忠女烈千古名在，

(白) 夫人。

蔡夫人 (白) 老爷。

包贵 (白) 罢！

(吹腔) 揩干了伤心泪含悲忍哀。

(过门。包贵、蔡夫人对立拜。)

蔡夫人 (吹腔) 妾今一死别无挂碍，  
唯有儿女则能撇开？  
难舍夫妻素日恩爱，

(哭) 喂吓相公吓！

包贵 (哭) 喂吓！

(白) 哎，我做忠臣，你做烈妇，此乃是千秋不朽之事，何必啼哭？你我夫妻要一笑而别。

蔡夫人 (白) 怎么？要一笑而别？

(包贵、蔡夫人同叫头，向外同笑，对面悲泪。)

包贵 (白) 哼哼！

包贵、

蔡夫人 (同白) 呵!

蔡夫人 (哭) 喂吓!

包贵 (白) 哎吓吓!

(乱锤。包贵、蔡夫人同抱、同哭。)

包贵 (吹腔) 夫妻分别此一拜，  
黄泉路上等我来。  
你自己预备，我把凤阳带，

(包贵下。)

蔡夫人 (吹腔) 夫唱妇随也应该。  
狠心肠寻着了香罗带，

(蔡夫人上吊。包贵拉陆凤阳同上。)

陆凤阳 (吹腔) 又带我后堂为何来?

包贵 (吹腔) 请你在此暂等待，

(包贵进门看，惊。)

包贵 (白) 好，死得好，死得好!

(包贵哭。陆凤阳推门进。)

陆凤阳 (白) 大人!

(陆凤阳亮相。)

陆凤阳 (吹腔) 你因何进内放悲哀?

包贵 (白) 国舅吓!

(吹腔) 你来看这个人死得慷慨，

陆凤阳 (白) 大人，这是什么人，自尽而死?

包贵 (白) 国舅吓!

(吹腔) 她——

(包贵哭。)

包贵 (吹腔) 她、她、她是我结发的妻，

(包贵哭。)

包贵 (吹腔) 呜呼哀哉!

陆凤阳 (白) 大人，夫人因何自尽而死?

包贵 (白) 我自然要对你讲。我夫妻有意放国舅逃走，怕你推脱不肯，故而先命贱内一死，以表我救你之决心。不必多言，你就快些逃走罢!

(陆凤阳愣。)

陆凤阳 (白) 大人哪，我若一走，明日金殿之上，你是怎样回奏？不若大人将实情，奏与万岁，凤阳杀人抵命，理所当然。

包贵 (白) 国舅这两句话，就不晓得我夫妻心意了，我虽放你，还算不得徇私，我还是为国。因下官看庞氏父女心怀大逆，若你陆家不在朝中，庞家久后必反，因此才救了你的性命，国舅逃到外边，隐姓埋名，留着有用之身，好报效国家吓！下官有一儿一女，也交付国舅，下官明日金殿见驾，我预备一死，也要直言谏主。

陆凤阳 (白) 好吓，大人既以国家大事责备凤阳，我又不能推脱，请把小姐公子带来，我们各尽报国之心便了。

包贵 (白) 这才是英雄所为。  
家院、丫鬟，把小姐公子带来。

(丫鬟、家院引包英、包玉英同上。)

包英 (白) 爹爹，我妈妈呢?

包贵 (白) 你母亲么?

(包贵忍哭，笑。)

包贵 (白) 她要去探亲玩耍，故而瞒哄你们，她已去了。

(包英哭。)

包英 (白) 我们也要跟着去。

(一锣。)

包贵 (白) 你们也要跟着去？好吓，随定你陆叔父追赶你母亲。凡是都要听他的教训。国舅这是一点路费，这双儿女，就是你的亲生一般，我也不必托付。  
家院，打开了后院门。

儿哪，你、你、你们去罢！

包英（白） 我找妈玩去了。

陆凤阳（白） 也罢！

（陆凤阳引包英、包玉英同下。）

院子（白） 公子、小姐去了。

（一锣。包贵四边看。）

包贵（白） 家院、丫鬟，明早预备棺木，将你家夫人盛了，送回她的娘家，所有俸银，除搬费以外，赏与你们了。

（二黄散板） 两件大事已分派，  
预备直言谏龙台。  
称心随意无挂碍，

（哭） 先人哪！

（反西皮二六板） 点点珠泪洒下来。  
包家算得忠良世代。  
幼承家训记心怀。  
只为不忍忠良被害，  
舍命替主留贤才。

（包贵磕头，奠酒。）

包贵（反西皮二六板） 孙媳蔡氏知敬爱，  
（反西皮垛板） 因此她自尽一死，不肖孙预备着请祖遗像，身披着龙图、直言谏君，拼着一死，命赴泉台，先祖父吓！

（二黄散板） 有心入内时候待，

（【起五更鼓】。）

包贵（二黄散板） 又听得谯楼五更来。

（白） 家院。

家院（白） 有。

包贵（二黄散板） 传齐衙役到衙外，  
此一番出开封有去无来。

（包贵、家院同下。）

## 【第三十四场】

（四太监、大太监引宋神宗同上。）

宋神宗（唱） 陆凤阳杀云豹孤无法想，  
轻不是重不是难做主张。  
因此上差包贵禀明再讲，

（四朝官、寇元、庞文仲、陆允忠同上。）

四朝官、  
寇元、  
庞文仲、  
陆允忠（同唱） 众臣等听判断同到朝堂。

宋神宗（白） 众卿，包贵审问凤阳一事如何？

寇元（白） 为臣问过包贵，他言道：少时金殿复旨，大家就明白了。

宋神宗（白） 如此传旨，包贵上殿。

太监（白） 包贵上殿哪！

包贵（内白） 领旨！  
（内西皮导板） 良医能救人命自古良相，

（包贵上。）

包贵（唱） 为君王怕的是信宠椒房。  
朝内最怕有奸党，  
徇私舞弊受贿与贪赃。  
日后必反庞国丈，  
等着他养成羽翼一定要篡帝邦。

我本是文人难打仗，  
因此才放走国舅陆凤阳。  
我亦非徇私将他放，  
仗着他来灭强梁。  
主意拿定把金殿上，  
以舌当剑唇当枪。  
(白) 包贵见驾，吾皇万岁！

宋神宗 (白) 平身。  
包贵 (白) 万万岁！  
宋神宗 (白) 审问凤阳怎么样了？  
包贵 (白) 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以结案了。  
宋神宗 (白) 既然审得清楚，陆凤阳呢？  
包贵 (白) 他走了吓。  
宋神宗 (白) 吓，怎么案还未定，你就放他逃走？  
包贵 (白) 为臣衙中问案，照律有罪收监，无罪具结结案。臣审得陆凤阳无有错处，只好任他一走。

庞文仲 (白) 万岁吓，包贵与凶手陆凤阳、陆允忠等俱是一党，陛下快快追问。  
陆允忠 (白) 庞国丈，包开封回奏，自有万岁问他，你何必一旁多口？  
庞文仲 (白) 吓！  
陆允忠 (白) 你还要讲什么？用不着你开口。  
庞文仲 (白) 哦。  
宋神宗 (白) 包贵，你道陆凤阳无错，难道杀人无罪么？  
包贵 (白) 内中有一个情由。  
宋神宗 (白) 你且讲来。  
包贵 (白) 容奏：想庞云豹声明狼藉，京都百姓时常受害。惧怕势力，不敢控告，又在书店街强买良女，被陆国舅看见，善劝不从，命家丁教师殴打凤阳，庞云豹用宝剑刺杀于他，陆凤阳赤手空拳，若不抢过宝剑，必被杀死，抢剑之时，误杀庞云豹。依臣判断，抱打不平，可以免罪；自卫生命，可以免罪；与国除害、与世有功，故而臣判断无罪完案，放他去了。

庞文仲 (白) 好包贵吓！  
(唱) 老夫与你拼了命，  
(庞文仲欲打包贵。)

陆允忠 (白) 大胆！  
(唱) 尔在金殿敢打大臣？  
包贵 (白) 陆太师不要管，叫他来打我。  
庞文仲 (白) 哎呀！  
(唱) 你纵子行凶真可恨，  
陆允忠 (唱) 尔敢出口乱伤人！  
我送你老贼这条命，  
(陆允忠、庞文仲同打，四朝官同劝，陆允忠碰倒龙书案。)

庞文仲 (白) 万岁莫怕，为臣保驾。  
宋神宗 (白) 陆允忠，莫非你要造反？  
(包贵、陆允忠同怔，四校尉同上。)

宋神宗 (唱) 推倒龙书案欺了圣君，  
(白) 陆允忠，在寡人面前，这样无礼，莫非你们要连党造反？  
御林军，将陆允忠推出午门斩首！  
陆允忠 (白) 罢了罢了。  
(唱) 我为国家把忠尽，  
失了脸面难为人。  
一失足成千古恨，  
(陆允忠下。)

包贵 (白) 刀下留人！  
(唱) 叩求万岁赦忠臣。

(白) 万岁吓，为臣自知有罪，也预备一死。放陆凤阳为的是与陛下留下报国之人，斩了为臣，犹如失一草芥，斩了陆太师，恐怕宋室难保。陛下请看，这是当年仁宗先皇所画臣祖父龙图应梦之像，为臣带来，为求陛下念臣祖父为国有功，赦臣一死，不想陆太师反遭杀身大祸。万岁请想当年臣祖父与庞国丈作对，每为奸臣所害，为宋室九死一生，才争下个包文正的封号，望陛下休看臣祖父的情面，把为臣重重治罪，留下了陆太师，好与宋室出力报效吓。

(包贵哭。)

宋神宗 (白) 这个……

庞文仲 (白) 万岁，包贵携带龙图，以功抗上，若不将他斩首，难正国法。

宋神宗 (白) 包贵无理！

(唱) 快快斩首休多论，

(包贵下。二宫女、庞妃同上。)

庞妃 (唱) 听说允忠乱打人。  
忙到金殿去探问，

(陆娘娘上。)

陆娘娘 (白) 哪里去？

(唱) 何必金殿迷圣君，

(白) 刀下留人！

(唱) 我到金殿陛下问，

寇元、  
四朝官 (同白) 娘娘千岁！

陆娘娘 (白) 平身。

(唱) 要斩我父为何情？

(白) 万岁，为何金殿要将我父与包贵斩首？

宋神宗 (白) 陆太师金殿之上，擅打大臣，将龙书案打倒，岂不有欺君之罪？

陆娘娘 (白) 陛下吓，我只道犯了何罪，原来是我父得罪了庞太师。你要将他斩首，也应当平心想想，我陆家为你宋朝南征北战，受了多少苦处，为了一点小事，连一点情面都不留，你一定是被什么奸妃把你迷住了。

宋神宗 (白) 噫。

庞妃 (白) 皇姐，你这样讲话，分明是骂我。

陆娘娘 (白) 我也未曾指名道姓，怎么是骂你？你这一说，我还要打你。

庞文仲 (白) 万岁，陆国母金殿擅打娘娘，分明是打在万岁的脸上来了。

陆娘娘 (白) 老贼多口。

(唱) 再若多言追尔命，

(陆娘娘抓打庞妃。)

庞妃 (白) 万岁救我父女吓！

陆娘娘 (白) 嗯！

(唱) 分明狐媚乱人心。  
早早回宫休言论，

宋神宗 (白) 呸！

(唱) 这样泼妇乱胡行。

(白) 哇！金殿之上，这样胡闹，再不回宫，定将泼妇治罪。

陆娘娘 (白) 好吓，我自入宫以来，并无失德之处，你信宠奸妃，骂我是泼妇，我还有什么脸面，不如碰死了吧。

(陆娘娘欲碰，二宫女同拦。)

宋神宗 (白) 好吓，既然你要死，孤就遂了你的心意，到宫中三绞废命。

陆娘娘 (唱) 不如一死倒干净，

(陆娘娘下。)

寇元 (白) 不可行刑！

四朝官 (同唱) 唬坏朝中文武臣。

(同白) 陛下，国母并未失德，不可赐死，包贵失责，陆国丈欺君，尚求陛下念彼等与国有功，俱要免其一死。

庞妃 (白) 杀杀！

宋神宗 (白) 唉。包贵、陆允忠下在天牢，画影图形，捉拿陆凤阳，陆氏本当赐死，念她身怀六甲，暂且打入冷宫，若是生女，必定斩首，若是生男——

庞妃 (白) 也要斩首。

宋神宗 (白) 生男免去一死。卿家替孤传旨。

寇元 (白) 领旨。

(念) 三人暂且留活命，

(寇元下。)

庞文仲 (念) 捉拿凤阳快行文。

(庞文仲下。)

宋神宗 (念) 非是孤王心肠狠，皆由陆氏太欺人。

(众人同下。)

(完)